

北国风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春风度北疆 兴凯揽湖光

□赵新

四月,春风初度北疆,穆稜市老年大学摄影班的师生们,怀揣着对光影的热爱与对春天的期盼,踏上了奔赴兴凯湖的摄影采风之旅。此次出行汇聚了摄影初、中、高级班、航拍班与超模摄影班五个班级,共计31位学员与授课老师。大家同乘一辆大巴,一路欢声笑语,向着兴凯湖进发,去赴一场与春天的光影之约。



摄影爱好者们在拍摄湖光山色。

每年四月初,正是冰凌花绽放的时节。在料峭春寒中,这抹金黄冲破冻土与残冰,悄然舒展花瓣,这是广袤北国大地最先苏醒的一抹生机。无数摄影人心中念念只为捕捉冰凌花的破冰之美。

出发时晨光熹微,大巴车一路向着兴凯湖前行,车厢里满是对那抹金灿灿的憧憬。师生们一起聊着往年拍摄冰凌花的心得,比划着心中构思的构图角度,仿佛那顶冰而生的小小精灵,早已在兴凯湖畔的林间静静等候。一路欢声笑语,不知不觉间,大巴便抵达了目的地。

下车后,大家沿着湖岸漫步林间,放轻脚步专注寻觅,生怕惊扰了这位早春信使。可寻遍往年熟悉的角

落,始终不见冰凌花的踪影。细细思量,大抵是今年春寒稍长,让花期迟了脚步;又或许是我们心怀期盼,太过心急拥抱春天,反倒与这份美好擦肩而过。虽有一丝淡淡的遗憾掠过心头,但丝毫没有冲淡大家心中对这次出行的欢喜。

在摄影人眼里,从来没有“无用的风景”。既然未曾遇见冰凌花,便将镜头转向兴凯湖的壮阔湖景,邂逅另一番别样盛景。此时的兴凯湖,坚冰尚未完全消融,厚实的冰层在春风吹拂下,裂成万千形态,冰排层层堆叠,泛着清冷寒光,只有少许的岸边浅水区刚刚融化,可见清澈的湖水,这是冬日留给人间最后一曲壮歌。远处山峦覆着点点残雪,线条雄浑苍劲,与澄澈天空相映,勾勒出北国独有的苍茫气势。半冰半水的景致奇幻瑰丽;北归的候鸟振翅掠过湖面,为沉寂的天地增添了灵动生机。冰面的纹路、光影的流转,处处都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师生们分散在湖畔山间,开启了别样的拍摄之旅。初级班学员紧跟老师的脚步,虚心请教拍摄技巧。中级班、高级班的老学员们,也热心分享微距拍摄、光影把控等窍门,互帮互助的氛围格外浓厚。方才寻找冰凌花的些许失落,早已被眼前奇特的湖光山色驱散。有人趴在冰面之上,静静等待光线洒落,捕捉冰与光交融的瞬间;有人登高望远,将山川辽阔、湖天一色的美景定格;有人聚焦细微之处,记录残冰之上的点

配合,才能完成这一生命的旅程。在东风区周边的田野里,常有农民秋收时特意留下的玉米,江心岛上有人定时抛撒“接风粮”,待到雁群来临,落在松花江畔,雁群就会以浅滩为驿,以田地为粮。在新的征途出发之前,它们便在半江冰水间盘旋起舞,像是即将出发的热身,又像是以劈风振翅之姿,对投喂粮食的人类致谢。如今人们只是静静地站在观雁台上,没有人追逐驱赶,也没有人惊扰这片宁静。摄影师们稳健地架起长焦镜头,认真定格每一个精彩瞬间;孩子们在激动中仔细辨认雁儿黑嘴红足的身影;短视频博主一边录视频一边给粉丝们讲解。人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完成这一场每年一度的迎接,这是跨越物种的默契,你不打扰我归途,我便报你以浩荡春色。

在观雁台下方的土坝上,有幸见到一位耄耋老人,颤巍巍地走到坝上,把金黄的玉米撒向冰雪融化后的稻田,还轻声地招呼:“老伙计们来吃饭了。”感人的是,他已投喂大雁十余年。据说,十年前他救下三只受伤的大雁,给大雁伤口消毒、包扎、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照料,几只大雁终于恢复了健康,第二年北雁南飞,他才恋恋不舍地把大雁放回蓝天。如今这种保护野生大雁的行为,已成了一个村庄的共识,甚至成了一座城市的行动。2016年起佳木斯推行生态留粮,秋收的时候要适当地遗落粮食留给远方的客人——归来的大雁和其他鸟类,保护鸟类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并化作了全体市民的实际行动,十多年来,这片江滩已经成了真正的万鸟天堂。“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谩雨畅,逸兴遄

飞……”一千三百多年前,王勃《滕王阁序》中描写的场景,在千年之后的东北佳木斯东风区完成了历史文脉与现实场景的完美契合,而跨越物种的默契,就藏在地理与人心之间。它们飞越万水千山,越过重重阻碍,只为了回到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这里食物丰盛、江面宽广,更因为这片土地记得它们,等待它们,守护它们。每到三四月份,人们到佳木斯东风区江边,抬头仰望,一队队雁阵,从南方飞来,扇动的翅膀似乎把北方的寒气逼走了。此时此刻,心中总会涌起一阵悸动,那不只是春天的信号,更是一场持续了千万年的生命之约,南渡北飞,岁岁如斯,把坚守与奔赴,在人类的善意中接续下去。



空中雁阵。

当早春的风裹挟着南方的温暖吹到东北,吹裂了冰冻的江面,北归的大雁也顺着这股暖流来到了松花江畔。站在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乡松花江岸上,看到黑压压的雁阵如期而至,它们在天空时而翱翔、时而俯冲、时而翩翩起舞,让我禁不住发出感叹,它们是天地间最守时的行者,把千万里迁徙飞成了永恒的仪式,不畏路途艰险,循着祖先千百年的航线,飞越山川湖海,穿越霜雪疾风,向着这片还沉睡着的旷野,赴一场与春天的邀约。久违的雁鸣,此起彼伏,如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奏出的天籁之音,从天空飘下来,飘向江面,飘向田野,飘向村庄。

望向对岸江面落下来休息的大雁,想象着它们在温暖的南方越冬,春天到来便飞往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地。万千候鸟年复一年,它们从鄱阳湖,从长江的中下游,甚至是东南亚,飞越了数千公里而来,要飞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那里有它们更适合繁衍后代的家园。这一路要飞多远?没有人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每一只大雁的翅膀都在丈量这条生死之路。

生死迁徙,是刻在大雁基因里的本能。佳木斯地区恰好位于东北亚候鸟迁徙的咽喉要道,这是一条古老的空中走廊。而松花江畔一望无际的稻田和此处未封冻的浅滩,正是雁群漫漫旅途中最宝贵的加油站,它们必须在这里停下,前方是尚未解冻的极北之地,后方是每只大雁已经透支殆尽的体力,迁徙之路从来不是诗意的慢行,而是一场搏命的征途,它们要穿越风雪,要躲避猛禽,在头雁的轮换中,密切



湖面风光。



兴凯湖上的雁群。

点微光。没有既定的拍摄主角,却收获了无数意料之外的惊喜,每一张照片,都是独属于此次行程的珍贵记忆。

不知不觉已至中午,班长提议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湖畔野餐,吃饱喝足再继续探寻美景。学员们纷纷拿出自家准备好的丰盛大餐:松软诱人的西式面包、鲜香多汁的中式饺子、粒粒饱满的猪肉饭、精致小巧的寿司、酥脆喷香的炸面团……二十多道特色美食摆满一地,香气四溢,满是家的味道。学员李光笑着说,早上三点多就和丈夫起床包饺子,就想让大家尝尝家常滋味,学员张艳波俏皮打趣,自己起大早做了满满一锅猪肉饭,一半带来分享,一半被家人“截留”,俏皮的话语引得全场开怀大笑,温馨的氛围在湖畔久久弥漫。

夕阳西下,返程的大巴上气氛依旧热烈而温馨,丝毫没有旅途的疲惫,大家兴致盎然地翻看着相机与手机里定格的一幅幅佳作,屏幕上光影流转,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当日的欣喜与感动。大家笑着感慨:此行虽未遇见那破冰而开、心心念念的冰凌花,却意外邂逅了兴凯湖更为壮阔雄奇、震撼人心的湖山春光,这份不期而遇的美好,远比预设的风景更加动人。

这次采风,大家收获的早已超越了风景本身,是课堂之外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真挚深厚的情谊;是一路同行中,学员们彼此切磋、互帮互助的温暖陪伴;更是一份从容豁达的心境。这段满载欢笑与收获的旅程,终将成为岁月里一段温暖而珍贵的记忆。

回望此次行程,我们渐渐懂得,人生亦是如此,虽有些期待会姗姗来迟,但总有美好不期而遇。不必执着于既定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宽心境,就会发现,沿途的每一次遇见,都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本文图片由耿永祥、于彤、张凤菊、赵新等提供

兴凯湖春来早。

红色故事

烟雨迷濛 访旧踪

□文/摄 卞江波



姚明久烈士纪念馆。

在肇东市西北部,坐落着一个以抗联烈士姚明久名字命名的村庄——明久村。作为红色研学教育基地,这里绽放着红色基因的时代光芒。

近日,我以一名普通党员和烈士后代的身份,来到烈士的家乡。驻足姚明久烈士纪念馆用心聆听先烈的事迹;肃立姚明久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篮,拜谒为抗战、为新中国之成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

此刻,我脑海里油然想起董必武的革命诗句:“革命声传画图中,诞生共产党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我虽是初访明久村,却有着重访再会的亲切与崇敬之感。在这里,我看到的已不再是姚明久一位烈士,而是为国捐躯的一代英烈。

姚明久烈士纪念馆翔实地记录着:姚明久一家原居双城,幼年随父母迁居肇东金山堡(今明久乡)。他自幼习练武艺,文武兼备。1931年,20岁的姚明久听从父母之命成婚。婚后不久,九一八事变。血气方刚的姚明久愤填膺,不顾妻子和父母的劝阻,毅然加入马占山抗日义勇军。到部队后,姚明久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作战勇猛,屡立奇功。一步步由排长晋升为东北屯垦军第一旅苑崇谷部骑兵第三团副团长。参加了马占山率部打响的中国军队武装抗日第一枪——著名的江桥阻击战。战斗中胸部连中敌人三颗子弹,由于药品奇缺,他咬紧牙关坚持不用麻药做手术,把麻药省下来让给其他重伤战友。

江桥阻击战结束后,他因胸部枪伤未愈,骑马作战经常咯血,无法继续参战,被迫离开战场回乡养伤。

养伤期间,他以行医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7月14日,他在金山堡小学秘密成立北满抗日救国会金山分会,任组织部部长。很快发展会员120余人。他精心组织会员为抗联筹集物资、传递情报,深入敌后张贴抗战标语、动员群众扩大抗日宣传,并协助抗联队伍开展军事行动。凭借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他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李兆麟将军亲自任命他为“三肇”(肇东、肇源、肇州)抗日救国总会会长,统管“三肇”地区抗日工作。

姚明久组织抗日救国会刚刚配合抗联部队攻占肇州丰乐镇不久,日伪当局随即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三肇惨案”。1941年2月13日凌晨,日伪军在叛徒指引下包围了姚明久的秘密住所。面对搜捕,姚明久临危不乱,果断烧毁救国会的印章和会员名册,用生命保护了战友。

在狱中,姚明久面对敌人的高官厚禄引诱毫不动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畏惧。敌人疯狂地把他双腿打断,手指夹折。那年他刚满30岁,他用坚贞不屈印证了自己的革命意志。据史料记载,1941年3月22日,他被敌人砍下头颅示众,遗体被抛入冰窟中。

遥想战火纷飞的日子,我姥爷边国珍也是姚明久烈士的同龄人,他们应该也是战友吧。九一八事变后,姥爷目睹了东北沦陷,民不聊生,山河破碎的惨状。他从清华大学一名学子毅然决然弃笔从戎,受党组织派遣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回到家乡望奎县先锋镇(当时的西洼荒),把自己的家当作为部队提供给养和临时休整、养伤的场所。还动员家人为抗战出力,家里成了部队的后勤部。姥爷以牺牲小家保全大家的壮举奋勇杀敌。后来也是因为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宁死不屈,惨遭敌人杀害。日寇也是用杀害姚明久的残忍手段,割去姥爷的头颅,让烈士身首异处。

瞻仰完烈士纪念馆,我心潮澎湃。我们这些后来人,更应该传承先烈精神,矢志接续奋斗……



归来的大雁。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